

围困纪事

——列宁格勒大血战

(苏) A. 阿达莫维奇 且格·拉宁 著 思齐 郝莘等 译

- 二战史上最惨烈的一幕
- 900个日夜围困
- 640000居民饿死、战死
- 死者的小卒、生者的奇迹



围困纪事

——列宁格勒大血战

(苏) A·阿达莫维奇 著

И·格拉宁

思齐郝苇等译

昆仑出版社

新登字（京）117号

书 名：围困纪事——列宁格勒大血战

著 者：（苏）A·阿达莫维奇 II·格拉宁

译 者：思齐 郝苇 等

出版者：昆仑出版社（北京白石桥路42号）

（邮政编码100081·电报挂号6550）

印刷者：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

发行者：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20.75

字 数：445,000

版 次：1995年9月第1版

印 次：199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8,000

书 号：ISBN 7-80040-027-1/I·23

定 价：29.0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目 次

第一部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3)
不知名的人谈一张著名的照片.....	(15)
争执.....	(26)
被派进城里的.....	(44)
帮凶.....	(58)
围困生活.....	(98)
在工作中.....	(124)
所能做到的.....	(157)
日复一日.....	(19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救星.....	(211)
人们靠什么活着.....	(239)
列宁格勒的孩子们.....	(251)
还有两年.....	(305)
留芳百世的马丽娅·伊万诺夫娜.....	(321)

第二部

三位主人公.....	(333)
“我决不撤离这座城市”.....	(358)
疏散第一批儿童.....	(366)

克尼亚泽夫的“小半径”	(375)
周围的人们	(381)
斯多噶学派教了些什么	(388)
第一次轰炸	(392)
日记呀！日记	(408)
战争的第一百天	(423)
童年结束了	(434)
界限	(446)
有人坚持写日记	(456)
冻僵了的狮身人面像	(462)
饥饿无情，良心无欺	(468)
人的极限	(477)
伊拉的供应卡	(495)
救救孩子们	(506)
心灵靠什么支撑	(519)
包围圈在缩小	(533)
最后几页日记	(548)
人还是人	(568)
史学家的责任	(585)
“我要拼命地抓紧生活	(593)
撤离九十万人	(605)
“他为什么脱下帽子”	(614)
正派人和不正派人	(622)
你摇不动我的土地	(628)
生者要活下去	(636)
译者的话	(6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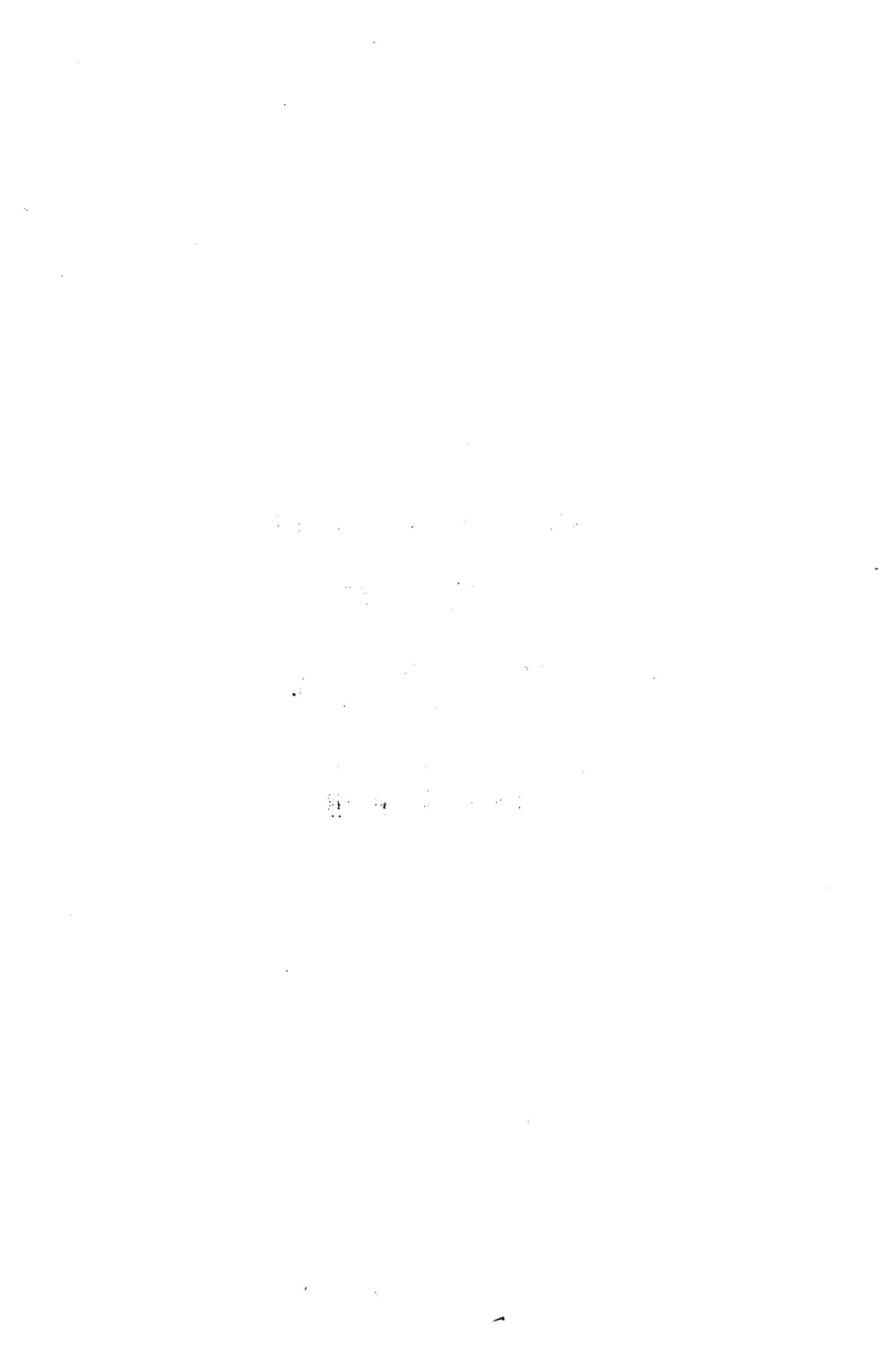
围困纪事

(列宁格勒的 900 个日日夜夜)

第一部

(苏) A. 阿达莫维奇
Л. 格拉宁 著

思 齐 马振寰 译
何金凯 白玉新 校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这里记述的都是真人真事。他们有名有姓，有住址和电话号码。他们就住在列宁格勒，多数房门上都有电铃。你只要按着记事本上要找的姓名，按一下电铃就行了。不管她是不是在等待你的来访，不管你提的问题是否超出她的预料，也不管她打量你的眼神是否含着女姓的温柔，但那准是一双饱经沧桑、充满激动的眼睛，那神情仿佛在问：“你是谁？……你来干什么？……你为什么要问这些？”她领着你经过邻居的房门来到自己的家，而且一定会说：“过了多少年啦……都快忘光啦……”

列宁格勒的楼房，是经历过围困的人们的住宅啊！

假如你是位生活在今天和平时期的战士，而你的周围却仍然是围困时期的墙壁和家具，你仿佛仍然处在那个时代的地窖中，战壕里。天花板上是弹痕的陈迹，闪亮的钢琴上留着玻璃碎片的划痕。在漂亮的嵌木地板上留着“小铁炉”烫焦的印记……

“这块嵌木地板坏了——这是我丈夫生前在这里劈家具时弄坏的。他弥留时就睡在这张沙发上。瞧，就在这……”

(亚历山德拉·鲍里索夫娜·金)。

“要是从窗口向外望，就可以看到跑马场。不管你从哪

一扇窗户伸出头去，往左前方看——奥布霍夫医院，往右看，是煤气厂。还有巴达耶夫仓库……”（尼娜·维亚切斯拉沃夫娜·佩金娜）。

“我们就是在这间冰窖似的房间里迎接1942年元旦的。小铁炉就放在这儿。这个通风孔就是烟筒的出口。你看见那块黄斑了吗？怎么也涂不掉，那是火炉留下的痕迹……”

（丽吉亚·谢尔盖耶夫娜·乌索娃）。

丽吉亚·谢尔盖耶夫娜直到现在还保存着几块黑色的窗帘，那是为了防空用来遮挡那盏没有罩的小煤油灯的。她虽然不相信自己的想法，但还是说：“我要是把它们毁了，战争就会爆发的！”

巴比奇·玛伊亚·亚诺夫娜边回忆边向我们指点着说：

“在围困中只有我和妈妈在一起。她的一些女友和楼上的一些邻居都聚集到我们单元中那间背着大街的房里，大家挤在一起。窗玻璃都碎了，有一扇窗户就用这块土耳其手织地毯堵着。后来又用床垫堵上了另一扇窗户……弹片从窗户飞进房间，打在墙上……”

敌人向列宁格勒人倾泻了大量的炮弹和炸弹，倾泻了死亡。敌人用饥饿杀害了数不清的列宁格勒人。这里的人民失去了多少亲人、邻居，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健康。而现在（就在这里！）他们仍然象所有的人那样生活着。象所有的人那样生活着，所不同的是沉浸在回忆的漩涡中……

回忆中的主旋律，是关于围困的记忆，是他们同几百万列宁格勒人共同经历过的，饱尝过的艰难困苦，如今，千百万受难者已经离开了人世，而在幸存者的心中仍深情地保留着对死者的记忆，要是有人来访问，可以讲给他们听……

“多少年过去了，一切都快忘光了……”

但是什么也没忘——列宁格勒曾经发生的一切，至今仍在耳边回响，那声音中充满了信念、希望和渴求。是啊，没有忘记——难道人们能忘记吗？即使谁想忘掉，他也没有这个权力！是的，那些从围困中活过来的人们，仍然清楚地记得发生过的一切。他们经受住了围困，他们日复一日地坚持着，保持了人类的尊严。但是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或者是当代的青年们，是否有权不去尽力了解这一切——了解列宁格勒人为了我们所经历过的艰难困苦，所承受过的一切？！

今天，我们终于来到了她这里，也来到了他这里——我们寻找的正是这些人，以便“记下这一切”，因为时间正带着这些围困的见证人和过来人飞快地逝去……

坦率地说，有好多事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大家熟悉的“列宁格勒的围困”这句话包含着多少残酷的事实。尽管我们两人——一个在白俄罗斯的游击队中，一个在列宁格勒前线，都经历过战争，似乎对一切不幸都习惯了，但是仍没有料到会听到这样使人心胆俱裂的叙述。正是这些人，一直在珍惜着我们，但是当他们叙述的时候，却并不顾惜自己……

假使你亲眼见到这些人——故事的讲述者，而不仅仅只从录音磁带上听到他们的声音，不仅仅只阅读过他们所写的回忆录，那么，你就会更容易理解和体会“列宁格勒的记忆”中那些残酷无情的事件。

他们中有许多人会使你感到意外和吃惊。但是紧接着你又会感到他们全都是那么平凡，那么容易亲近，那么富有人情……从而更使你惊讶不止。

例如，许多经历过围困的人写出了或正在写着诗歌，这件事是那样令人惊讶，它深深地触动着人们的心灵。因为他们写的毕竟不是一般的日记、回忆录，而是诗啊！差不多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人写了诗。（甚至在那时就已写了。如一九四三年一位妇女就写给“大地”^①一封诗体信，而一位撤退到后方的列宁格勒人的姪女也用诗作了回答……）难道这就是这座城市和它那无与伦比的诗一般的文化所具有的影响？或是由于饥饿、围困和描写这些事的诗句已深深的刻入了列宁格勒人的记忆？饥饿、围困和诗歌竟同时并存！人们听到了奥尔加·贝尔戈里茨的诗，在收音机旁如饥似渴地听着，仿佛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诗句（当然也不仅仅是收听他的诗）。

假使你没有从这些“非专业作者”的诗歌中体会到它的主旋律：透过漫长的岁月，窥探出那么多由诗一般的激情所建树的集体功勋，你也许会认为这些使成年读者的心灵颤抖的诗歌，并没有多少特殊的意义。不，这并不是说，在列宁格勒人的回忆中，不必再提那曾日日夜夜折磨过人的严寒、饥饿和死亡的恐怖。不，在他们的回忆中，这一切一直令人痛彻心肺的呻吟着、呼喊着的，仿佛在回忆中有一个正在受着残酷折磨的有生命的躯体。但是，几乎每个人（这真令人惊讶！）都认识到这些难熬的日日夜夜是历史的真实，都意识到列宁格勒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座经受了最长久的围困的城市，它向全世界，向全人类树立了一个榜样——在那可怕的深渊的边缘上要挺住。城市与祖国的联系被切断了，城市被敌人围困着，但是要知道，它并不孤独，因为全国都关注它，信

^① 指大后方——译者。

任它，热爱它，而这一切又是它的力量的源泉。当经历过围困的人在叙述那些骇人听闻的牺牲，那些无法想象的苦难时，在他们的话语中却同时闪烁着骄傲，闪烁着崇高的感情：正因为如此，列宁格勒才岿然屹立！我们终于挺住了！生活仍在继续！

啊！1942年，你这难熬的岁月，

这生死搏斗的岁月，

在腥风血雨中来临！

面对死亡，

我们视死如归。

列宁格勒——寒凝大地，

斯大林格勒——血肉横飞。

在那些日子里，生活在倒退。

但人们又勇敢地把生活的权利夺回。

奥尔加·别尔果里茨

围困中，人们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承受了多少悲痛忧愁，经过了多少只有列宁格勒人才体验过的那种急切的期望和折磨人的等待（“要等到哪一天啊？哪一天才是尽头？！”），为的是能看到那激动人心的冲破重围的时刻。三十年来，人们在自己的心灵中一直保留着那难忘的情景和感受，他们这样说：

“战士们复员了，而我在1944年9月就在涅瓦大街的电车上工作了。解围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军舰鸣放着礼炮。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时刻，那场面既壮丽又恐怖。涅瓦河的水泛着火一般的红光，河水仿佛沸腾了，河仿佛腾空而起飞

过了我的头顶，接着是震耳欲聋的轰鸣……”（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彼得罗娃，巴谢依大街74号楼一单元）。

关于列宁格勒的围困，关于涅瓦要塞的英雄保卫者们，关于法西斯匪徒的“帮凶”——围困中的饥饿，都有大量的文献记载。

小丹娘·萨维切娃的冬天的小日记本震撼了世界上多少颗善良的心！她写道：

“1月25日，奶奶死了……”

“5月10日，阿廖沙叔叔……”

“5月13日，早晨7点半妈妈死了……”

“都死了，就剩下丹娘一个人了。”

英雄的列宁格勒被围困时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有许许多多的亲身经历者，在他们那些已经发表了笔记和日记中，在作家帕维尔·卢克尼茨基所写的《列宁格勒在战斗》的珍贵而详尽的日记中，记下了许多历史真实，这些历史的见证绝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退色。

在战后的日子里，尤其在列宁格勒，曾发表了大量的回忆录，它们的作者就是列宁格勒英勇的保卫者和冲破封锁圈的勇士——将军、统帅、列宁格勒战线上的普通战士。出版了党的工作者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回忆录，他们在围困中把城市中的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他们不断地鼓励着人们，坚定他们的信心，保证“生命之路”的畅通。还有城市的年轻的保卫者——中学生，少年见习水手们写的回忆；那些在被封锁的城市中建立了蔬菜基地、采伐过木材、泥煤等人们的回忆；也有描写围困中的学者、演员、艺术家、医生、教师们的作品。

产生了大批的报告文学、中篇和长篇小说，其中包括H

·丘科夫斯基的《波罗的海的天空》，B·克特林斯基的《在包围中》，以及O·维什涅夫斯基，A·法捷耶夫……的作品。这些作品忠实而天才的再现了作者们和作品的主人公们亲眼目睹的或亲身经历了的事件。A·恰科夫斯基的长篇巨著《围困》，则是由文献和英雄城市的英雄业绩两部分所组成，从而使列宁格勒的围困成为整个伟大卫国战争史的组成部分。

关于这一切还能向全世界再讲述些什么呢？而今天的世界是不是还需要它们呢？

我们希望能用人们的证词向读者展现一幅画面：他们在围困中是怎样生活的。我们记下了被围困者亲口叙述的一切：关于他们自己，他们的亲人和同志的许许多多的故事。对于这些普普通通的列宁格勒人——曾经工作过的和没有工作过的，独身的和有家室的，技师和工人、工程师、护士、以及孩子们，问题不在于他们的专业和职务，我们把自己的兴趣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去掌握一个大城市各方面的生活，没有力量去表达它的全部细节。我们首先应该注意的是那些亲身经历过围困的人们。我们希望记录和理解人们的心灵所承受过的、曾感觉到的、曾体验过的一切，并将它们保留下来。这里不是泛指的“人们”，而是那些有名有姓有地址的人们。不管他们年老还是年轻，是身强力壮还是衰老无力，只要在围困中他们救过别人或被别人救过……那时的生活条件已艰难到这种地步：去提一桶水，要得到一盏无罩的小煤油灯，到面包店前去排长队，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人们付出巨大的努力，所有这一切对于一个筋疲力尽，衰弱不堪的人来说，都成了难题……

从哪里获得的力量？在哪里获得的刚毅顽强？那坚贞不屈的源泉从何而来？

在我们面前也展示出不少令人痛苦的道德问题。对于善良、功绩、残忍、爱情等的概念有了另一种衡量标准。丈夫和妻子、母亲和孩子，朋友、亲属、同事之间的关系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在人们叙述的故事中，提出了许多道德方面的复杂课题，而每一个人都不得不作出自己的抉择。我们看到了许多意志坚定的杰出范例、许多高尚行为、许多美好的心灵、许多对自己的义务一丝不苟的美德，但是我们也听见了闻所未闻的苦难，使人无法忍受的痛苦，死亡……

有时我们也感到茫然若失：难道在我们这个时代，还需要再去了解这些残酷无情的故事？但是我们又感到：是不是已经错过了那些应该讲述出来、只有列宁格勒人才知道的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故事的时机？……

在那些充满炮击，充满饥饿性幻觉的酷寒的日子里，收音机里经常传来人们熟悉的奥尔加·别尔果里茨的声音，他对列宁格勒人倾诉着自己的心声，并以他们的名义宣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应该得到什么样的休息。”“而列宁格勒怜惜她——我们的祖国，在她面前我们长久地保持着沉默，把悲痛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在她面前我们隐瞒了自己的疲惫无力，隐瞒了在精神上折磨着我们的痛苦哀伤……”

“他们封锁了列宁格勒整整九百个日日夜夜，使她陷入了苦难的深渊，但直到今天，她仍然没有诉说过自己惨痛的经历……”

这些话是在1942年，1943年，1945年说的。

是啊，列宁格勒人的悲壮的顽强和尊严熬过了围困中的

日日夜夜。多少年来，他们以同样的尊严控制自己，将燃烧的记忆埋在心底。

今天我们却来到了这里，来访问他们，为的是要“记下这一切”，因为“时候到了”，“人们想了解”，“人们需要……”。

要去搅乱他们那由于痛苦和损失而仍然留有创伤的心灵，这使我们不禁再三地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有这样做的必要？我们是否有这样做的权力？而列宁格勒人所叙述的那些故事，却给我们作了最好的回答。

在这里，不论是从故事本身，还是从叙述时的语调中，都能听出这样的含义：是的，回忆对我们来说是沉重的，回忆对我们来说是痛苦的，但是假若认为这一切除了我们自己，已经不再有人需要，我们将更加痛苦。

难道这不是切实可行的吗？假使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个星球上，一些人经历了由围困造成的致命的饥饿，造成的数不清的死亡，造成的母亲和孩子的痛苦，那么另一些人就应当在记忆中将它们保留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从1944年冲破封锁的那一天开始，当国防陈列馆开辟了保卫列宁格勒的展厅时，实际上就已经开始向人们介绍那令人难以忘怀的，充满了英雄主义的九百个日日夜夜。陈列馆的组建者之一，瓦西里·潘切列伊莫诺维奇·科瓦廖夫，记住了全部展品，他的叙述仿佛领着我们走过一个个展厅：这是空军展厅，陈列着1941年第一次轰炸柏林的轰炸机；这是炮兵展厅，陈列着舒莫夫兄弟的迫击炮；再往前走，是几间陈列着游击队运动的展厅……

丹娘·萨维切娃的日记也陈列在这里，就是那本被小心

地保存下来，如今陈列在皮斯卡列夫公墓日记馆中心的日记。小女孩的日记（她在1945年死于撤退途中）已成为一份对法西斯暴行的有力的起诉书，成为围困的象征。这本日记有着它自己的经历。曾在陈列馆工作过的瓦·科瓦廖夫对我们说：“这本日记是陈列馆馆长列夫·利沃维奇·拉科夫亲自带来的。这个小小的本子给人们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陈列它的展厅具有独特的风格：帐篷式的天棚，悬垂着一根根模拟冰凌的圆柱，展厅入口处放着一只象是带着霜雪的陈列橱，橱中放着一座天秤，上面放着一百二十五克面包。在这只陈列橱的对面靠墙根处，也放着一只陈列橱，橱中陈列着各个时期列宁格勒人的口粮定量资料。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口粮定量在不断地减少，减少，一直减到了每人每天一百二十五克，然后，从开辟了“生命之路”起，又开始有所增加。在展厅的中央，是一只列宁格勒老陈列馆的陈列柜：它的一面放着丹娘·萨维切娃用蓝色铅笔写的日记，另一面放着牺牲在围困中的人们的勋章，其中也有许多年轻的死者的身分证。在这个展厅的前面是狙击兵展厅。

我还记得，丘吉尔参观这一展品——萨维切娃日记时的情景，他站在陈列橱前，当人们向他翻译日记的内容时，他眼中闪着泪光。艾森豪威尔也曾在朱可夫的陪同下，在这本日记前伫立。布琼尼也曾久久地站在它的身旁。还有加里宁（据说当时加里宁就住在陈列馆的对面，也在索良内胡同）……”

……我们的工作要求我们收集成千上万页被围困者的日记和笔记，记录下成千上万页从录音磁带上整理下来的谈话。怎样处理这些资料呢？应该选取哪些资料呢？怎样来编